



I247.5

1702

3

5520120

梅香如

朱梅

工人出版社



B

266808

封面设计：崔世魁

正文插图：崔世魁

梅 香 如

工人出版社 出版

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北京市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3.75 字数：79 千字

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101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07·153 内部发行 定价：0.75 元

風而透者恒魁雪通者恒正
是崖子大冰枕有在枝梢也予
者品也者索報經山無從漫踏
也中笑

新景毛之帝城橋下臨流原詞

靜外新橋西寂寂寒窗西
是黃昏獨自愁更
著風和雨更黃昏者
以福壽所寄度成泥
作書品有香月散

夢初寧
九月十五日

前 言

“梅香如”是我尚未完成的长篇抗日小说——“风雪梅林镇”（暂名）里的一个人物。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，我把小说中有关梅香如的故事情节摘录出来，整理成了这个小册子。借以纪念那些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，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。同时献给那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，英勇不屈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功绩卓著，并在“十年动乱”中刚直不阿、正义凛然，至今仍在余热生辉的革命前辈。如果青年朋友们读到这篇故事，能从梅香如的坎坷生活和战斗历程中，得到某些启发和帮助，那将是我非常高兴和期待的。

李伯宁

1985年7月7日

目 录

前 言

一、从“厂里的头号走资派”说起·····	1
二、苦丫儿·····	12
三、风暴·····	19
四、考验·····	46
五、血海深仇·····	64
六、奇迹·····	76
七、没有完的故事·····	109

一、从“厂里的头号走资派”说起

在那十年动乱的日子里，新华纺织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

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、厂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的负责人之一张继先，有一天突然刷出一张大字报，宣布退出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，不赞成把厂党委书记梅香如当作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”来批斗。理由说得挺简单：尽管梅香如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，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，不应该把这个老革命当作“牛鬼蛇神”送到“牛棚”里去强制劳动。现在这样做，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。并且说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也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。所以他坚决退出这个组织，声明今后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的一切行动和他毫无关系。

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，立刻轰动了全厂。来看这张大字报的人，围了个风雨不透。人们窃窃私议。有的说：“张继先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，怎么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？”有的悄悄说：“这个混身长刺的党员，怎么忽然天良发现了？”也有的骂骂咧咧地说：“早就看着这小子不地道，果然叛变了，向‘走资派’投降了！”人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张继先一时成了厂里人们议论的中心。

张继先是厂保卫科的干事，出身于贫农家庭，还是个烈

士子弟。他当过解放军，复员后在厂子里一直工作得不错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象一股凶猛的洪流，扫荡着一切，冲击着一切，也检验着一切。它把八亿神州的每一个人，席卷到一个汹涌澎湃、惊涛骇浪的汪洋大海里，反复地磨练着。在这雾重烟浓、人妖难分、真伪难辨、充满着幻梦般的、戏剧性的、瞬息万变的特殊战场上，张继先象片落叶，很快在这个斗争漩涡中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，迷失航向了。

开初，他见起来对党委和梅香如造反的人当中，闹得最凶的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有的还是在他的保卫档案中挂上了号的人物。也有的是平时不老实干活，专门调皮的捣蛋鬼。于是他参加了由一些党员和老工人组成的“红旗战斗队”，起来保卫党委，保卫梅香如，保卫机要档案。他也给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写过大字报，说他们是搞阶级报复。但是运动的发展，越来越使他感到意外，一些使他难以理解的现象接连发生了：中央文革代替了党中央，群众组织代替了党组织，陈毅元帅带了高帽，贺龙元帅入了监牢，从上海刮起的夺权风暴，迅速地席卷了全国各个角落，于是各级党委——上至中央各部和省委，下至车间、班组，统统被夺了权。各级党的领导人，霎时变成了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和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”。而那些刺头刺脑、能踢能咬的所谓造反派，却都变成了“革命家”。这个浪潮，当然也震击着新华纺织厂。厂党委也被造反派夺了权，梅香如这个几十年的老革命，也被打成了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”。张继先所参加的“红旗战斗队”，被打成了“老保”组织，说他们执行了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。张继先被闹得晕头转向，对这个形势，他虽然想竭力紧跟，但总是跟头趔趄地跟不上。特别是把党委书记梅香如

当作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”来批斗，他想不通。他认为梅香如才到厂不久，不能把生产上的某些问题，推在她身上。就是有责任，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，不能给她戴高帽，挂牌子，弯腰，坐“喷气式”，剪头发，送到牛棚里劳动改造。他苦闷，他迷惑，他百思莫解。由於他对批斗梅香如表现不积极，造反派就给他施加压力，吹风冒泡地说他这个“老保”中刘少奇的毒太深，不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放出风来要整他。这使他很苦恼，也有点儿害怕。后来，厂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里的那个胡打、胡骂、胡吃、胡拿、胡整的、人们号称“胡司令”的头头，来找他谈话，一方面拉他，一方面压他，说他出身成分好，又没犯过错误，要他站起来“革命”，大造党委和梅香如的反，并且要他把保管的“黑材料”——保卫档案交出来，回到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上来。答应在他有所表现以后，可以吸收他到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来。他寻思：我家是世代贫农，爸爸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。妈妈虽然没出来工作，但也是村里的老革命。自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，又在解放军中受过几年教育，为什么在新形势下跟不上，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？于是他答应了“胡司令”的要求，开始向梅香如开起炮来。由於他是党员、保卫干部，又是“起义”的“老保”，他的一言一语，一举一动，对厂子里影响很大，人们议论纷纷。“胡司令”见他有所表现，满心欢喜，立刻对他大加表扬，号召共产党员们向他学习。并且作为酬劳，吸收他参加了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。

一个人要向上攀登，不管是高山，或是险峰，总要冲破艰难险阻，才能达到理想的高度。但是一个人从山上失足跌下来，往往很难收得住脚，很快就会滑下去。张继先就是这样，他受到了头头的表扬，有点受宠若惊，感到飘飘然。于

是就想表现得更突出些。对斗争梅香如，虽然他是矛盾的，违心的，甚至是痛苦的，他的眼睛总要避开梅香如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。但他为了表现自己“革命”，立场“坚定”，每次斗争会上都打冲锋。于是，头头对他倍加赞赏，要他夺了保卫科长的权，主持保卫科的工作。他也就由飘飘然，变得昏昏然，把保卫科所掌握的党的机密——保卫档案，全部交了出来。由于他有这个突出的“贡献”，头头除了吸收他为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的负责人之一外，还答应以后在调整厂领导班子时，吸收他参加。这样，张继先就越陷越深，手越伸越长，胃口越来越大，表现越来越突出。他可以随便坐小汽车，随便批条子，对厂里的老领导，说斗就斗，说骂就骂，说抄家就抄家，只是没学会打人罢了。

那么现在他为什么突然转变，而且变化之大，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呢？这得从他和他的妈妈之间所闹的一场风波说起。

张继先的爸爸叫张志先，他在一九四〇年日寇对冀中进行大扫荡时，为了掩护一个女干部，坚贞不屈，英勇牺牲了。那时继先还不到两周岁。妈妈张月霞，那时是村妇会主任，对抗日工作很积极，是有名的活跃分子。丈夫牺牲以后，她上有婆婆，下有孤儿，被缠住了。后来婆婆去世了，她身体又不好，所以就一直没有脱产出来参加工作。但她仍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，不管是打日本，打蒋介石，胜利以后的生产劳动，处处打头阵。她把儿子抚养大了，送到部队参加了解放军。后来儿子复员到北京新华纺织厂工作，几次想叫她搬来北京，好让她度个幸福的晚年。但月霞舍不得离开自己熟悉的农村和有深厚感情的贫下中农，也不习惯城市生活，所以坚持不搬来。但她有时也到城里来看看继先，当看

到儿子工作得不错，总是住几天就走，不愿久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由於她身体不好，到处乱哄哄，一直没到北京来。不过她见到各处越闹越凶，村里也打起派仗来，农民不安心生产，学生不好好上学，总觉得这不是味。但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她怎么也捉摸不透。后来她听说城市里比乡村闹得还凶，就很惦记继先。接着她接到儿子的来信，说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，思想跟不上，经过斗争，认识有了很大提高，才积极参加了对走资派的战斗。由於他起义有功，派头头对他很信任，现在已经成了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的负责人了。月霞对儿子的这封信，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放心，所以赶来看看他。

月霞见了继先，没接触多久，就觉得儿子变化得惊人。他的一举一动，言语谈吐，特别是对老干部的感情，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的生活也变了，在他的小屋里，多了两个单人沙发，桌上还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玩艺儿，显得很刺目。据他说，这是从“牛鬼蛇神”和“走资派”的家里抄来的，暂时放在这里。他眉飞色舞地讲起他是怎样“起义”，“反戈一击”，怎样把保卫档案交给造反派，立了大功，胡司令对他怎样重用信任，他如何夺了保卫科的权，当了保卫科的负责人，他在“文攻武卫指挥部”里有多大权力等等。他还洋洋得意地说，不久就可进入厂里的领导班子，不当副厂长，就是个副书记一类的官儿。提起厂里的老领导来，他一口一个“老家伙”，左一个“民主派”，右一个“走资派”，简直比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数落汉奸、鬼子还顺嘴。说到他们的党委书记，更是咬牙切齿。看样子，比日本鬼子还可恨。月霞对儿子的一言一行十分惊愕，不由得问了一句：

“你过去不是写信说他们都挺好吗？”

“过去那是没看出来！这些老家伙都是披着伪装钻进党内的一伙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！”

“老干部要都是这个样子，那日本鬼子和蒋介石都是谁领导着打垮的呢？”月霞不以为然地问。

“那时是那时，现在是现在，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。”继先说不出更多的理由，但却声粗气壮。

“他们到底有什么罪过呀？”

“还不都是执行的刘少奇那一套，光抓生产不看路，搞‘唯生产力论’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，搞物质刺激，奖金挂帅，左一个规章，右一个制度，对工人实行‘管卡压’……”。

“我不懂。”月霞说：“毛主席不是讲‘抓革命、促生产’吗？早在延安的时候，毛主席就领导人民搞大生产运动。周总理还是个纺织能手。要是庄稼人象现在一样不好好种地，人们吃什么？难道你们喝着西北风造反？要是纺织厂都象你们一样停了产，人们穿什么？难道都光着屁股闹革命？什么叫物质刺激、奖金挂帅俺不懂，要是干不干，都吃饭，好的不奖，坏的不罚，谁还卖力气干活？什么叫‘管卡压’，咱也不明白，要是干活没个章程管着，那不乱套了吗？种庄稼，耕耩锄耨还有个季节，使肥浇水也得看看庄稼情况，一个一千多人的大工厂，没点规矩行吗？”

“妈，现在的事你不懂。”继先听着有点不入耳，打断妈妈的话说：“你可别在外面宣传刘少奇这一套，叫人听见了影响多不好！”

“什么？我不懂？”月霞冷冷地看了儿子一眼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不管什么刘少奇不刘少奇，我看毛主席的书上从来没说过老干部都是走资派，各级党委都是黑党委！我不相信你们厂党委是黑帮，都应该打倒。再说，我看你们这个

“文攻武卫”也有问题……”

“妈，小声点！”继先见妈妈越说声越大，越说气越粗，居然又批评起“文攻武卫”来，他有点害怕了，赶忙阻拦说：“可别这么说，你知道这是谁提的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！不管是谁提的，反正不是毛主席提的。毛主席说的是‘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’，从来没说过‘文攻武卫’。你武卫，我武卫，还不都动起武来？难道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？”

月霞越说越激动，继先更加害怕起来，说：

“妈，你怎么也这么讲？我们厂里那个‘头号走资派’，就是一直这么说的。所以定了她个‘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’，再加上一个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‘现行反革命’”。

“噢，那么说，你们党委书记也和我是一个观点喽，那妈我也是‘走资派’该打倒了。那我倒要问问你，她到底是个什么人？什么时候进厂的？”

“是个老家伙，老乞婆。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进厂的。这老婆子可厉害，她什么也不承认，什么也不怕。她根本不把‘文攻武卫指挥部’放在眼里。我们说她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镇压造反派，她说你们执行的才真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法西斯专政，镇压共产党。你说她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，她说自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说她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，她说刘少奇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。给她戴高帽，叫她弯腰坐飞机，她把高帽打掉踩碎，说这是违反毛主席政策，给‘文化大革命’抹黑。叫她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，晚汇报，她从来不低头认罪，说毛主席反对这套东西。有时候她却又哭喊着说：‘毛主席啊，毛主席啊！你快下来看看吧！看看这些造反派是造谁的反？看看他们是怎样践踏宪

法、党章，迫害革命老干部的？！’我们一说审查她，她说她也在审查我们。还疯狂地叫喊说，每个人都得经过党的审查，谁是什么人，干什么名堂，执行什么路线，历史终究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。每次批斗会，简直不是在斗争她，而是她在审判我们。”

月霞听得很入神，她一边听，一边赞佩地点点头。她敬佩这种坚强不屈的人，心里不断叫着好，暗暗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哩”，但她并未说出口，只急切地问了一句：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梅……”

“梅花的梅？”月霞对这个姓显得很有兴趣，赶忙问。

“嗯，叫梅香如。”

“梅香如？”月霞眼睛一亮，象是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，惊奇地重复了一句。

“是梅香如！妈妈认识她？”儿子发现妈妈神情有很大变化，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彩。

“她是什么长像？”月霞没回答儿子的问题，只顾往下问。

“五十多岁，花白头发，是个胖老婆子。”

月霞沉思起来。她一会摇摇头，一会又点点头，象是否定什么，又象是肯定了什么。接着又自言自语起来：

“是啊，三十多年了。人老了，我也老了，莫非是她？”

“是谁？”继先纳闷地问。

“她头上有伤疤吗？”月霞还是所答非所问地反问起继先来。

“有！妈，你怎么知道？她眼角上面有块明显的疤。为这个，我们还怀疑她是叛徒哩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月霞皱了皱眉头，奇怪地问。

“她被捕过。”继先说：“她档案上写着，日本鬼子枪毙过她，但没有把她打死，她又活了过来，我们觉得这里面有鬼！”

月霞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，气冲冲地说：

“照你们这么说，只要被捕了活着出来就是叛徒，莫非都象你爸爸一样全叫鬼子杀死，你们才高兴吗？”

“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继先喃喃地说：“但人们总是对她有些怀疑。”

“有什么根据？她出卖过组织？还是出卖过党的机密？”月霞厉声地问。

“没查到证据，我们还在继续调查。”继先说。

“别浪费你们的时间和国家的钱财了！香如不象你那样软骨头，别说在敌人的法庭上轧杠子、灌凉水，叫你个“老保”，吓唬你几句，就把党的保卫档案交出来，还有脸说人家是叛徒吗？”

继先象猛地挨了妈妈一棒，心头打了个寒战，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。他迟疑了一下，接着喃喃地问妈妈：

“妈，你认识她？”

月霞咬了咬嘴唇，还是没有回答儿子，只问了一句：

“她住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她离这不远，我们抄过她两次家。”接着继先就告诉了梅香如的详细地址。

“你们抄出了她什么东西？”月霞关心地问。

“这老家伙狡猾得很，什么也没抄出来。屋里光是马列和毛主席的书，还有好多读书笔记。她早有准备咧！”

月霞又对儿子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象是厌恶，也象是憎

恨。母亲一向是对他疼爱、慈祥的，这种眼神，继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，简直使他有点张惶失措起来。

月霞沉思了一会，看了看月份牌，见是星期天，便拢了拢头发，站起身来就往外走。接着就嘱咐继先：

“你去买点肉来，准备几个菜。我去看个老战友，回头可能有客人来。”接着，走了出去。

继先闹得莫名其妙，赶快说：

“妈，你去找谁？我陪你去。”

“你不用管我，也不用你陪，你只好好准备饭好了，菜要丰盛些！”

继先知道妈妈的脾气，她要干什么，只能干什么，谁说也没用。他和妈妈有深厚的感情，他知道妈妈把他养大不容易。妈疼他，把他当作心头肉，也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希望他能继承爸爸和革命先辈的革命事业。继先的名字就是这么起的，既是纪念爸爸志先，也要继承革命先烈的事业。妈妈是坚强的，宁可孤身一人在家，也鼓励儿子参加解放军。解放了，她还不愿到城里来享福，而愿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。继先佩服妈，可怜妈，爱妈，疼妈，听妈的话，从来没叫妈生过气，总想哄着妈高兴些。不知为什么，妈这次来，经过这次谈话，他看出妈有点不愉快，而且话里有话，好象和梅香如有什么关系。不过妈妈不明讲，他也不敢多问，所以这次出去买菜，就尽量多买些，好哄着妈妈高兴，也叫妈妈看看自己的地位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谁知等他从市场回来，一进门，就把他楞住了。只见妈妈有说有笑地和梅香如在一起。他见了梅香如，把眉头一皱，把脖子一歪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梅香如笑了一下说：

“我可不是自己来的，当然也不是你请来的，是你妈把我揪来的哟！”

“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继先拧着脖子，耷拉着脸，显得很不高兴。

“继先，你知道她是谁？”月霞陡地变了脸色，厉声地问。

“厂里的头号走资派梅香如！”继先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住口！忘本的畜生！不许你侮辱革命老前辈，侮辱你的救命恩人！”

月霞突然发起怒来，继先从来没见过妈妈发这么大的火，声音这么严厉，眼神这么凶。他有点恐惧了，迷惑不解地喃喃地说：

“妈，别……别生气，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？”

香如显得很冷静，她看了看月霞和继先，微笑着说：

“月霞，别生这么大气。这几年，我可是磨练出来了，事情慢慢说。”

继先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看看妈妈，看看香如，不知怎么好。

月霞叹了口气，眼里含着泪花说：

“你不知道她是谁？你坐下，听我告诉你……”